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 
第八十六回 呂廚子回家學舌 薛素姐沿路趕船

大凡婦人貴安詳，切勿單身出外鄉。雖是運逢星驛馬，無非欲趕順風樞。 奸徒唆激真難近，夫婿恩情豈易忘！不是好人相搭救，幾乎道士強同牀。

呂祥跟了童奶奶、駱校尉回京，駱校尉托名呈換文憑，日逐支調呂祥住在那都城熱鬧的所在，又離主人，又預支了工食，閒著身子，拿著銀錢，看他在那棋盤街、江米巷、菜市口、御河橋一帶地方裡閒撞，駱校尉支吾了半個多月，料得狄希陳已是離了家裡，方說憑已換出，算計打發呂祥回家。適值相大妗子因崔家小姑子出喪，要趕回家送殯，遣牌馳驛，就捎帶了呂祥回家。呂祥想道：「狄希陳等文憑不到，斷沒有就上任之理。賚憑回去，這是他莫大的功勞。借口預支的工食，因自己在京換憑，都已盤纏食盡，這要算在主人狄希陳的身上，從新另支六兩，送他幾站，托些事故辭回，若不如他意，他便拿出挑唆素姐的妙著，給人個絕命金丹。算計得停停噹噹，鐵炮相似的穩當，所以沿途游行，絕不著忙。

臨到家十餘里外，遇見了個賣糖的鄰家，問他道：「你聽見我主人家定在那日起身？」那賣糖的道：「狄相公起身赴任，將已半月還多。」呂祥心裡著忙道：「豈有文憑不到，便可起身之理？他只離了虎口，我的妙計便無可施，豈不是虛用了一片好心？」垂首喪氣，辭了相大妗子，獨自回家。知道狄希陳果真行了一十六日，極的個呂祥咬唇啞嘴，不住的跺腳。見了素姐，說道：「我不曾換的憑來，怎麼就等也不等，竟自去訖？一定是約在那裡等我，叫我星夜趕去。快快收拾盤纏，我就好收拾行李。」素姐道：「你爺行時，不曾叫你前趕，亦不曾說在那裡等你，也沒說換甚麼文憑。只說你在京可惡，捨出不用你了。」呂祥道：「奶奶，這說是聽得誰道？爺還說回家祭祖，內外擋錢，一步也不可離我。只因我吏部裡認的人多，換憑是小事，沒奈何留我在京。我這如今不見拿著憑哩？我看沒有憑，怎麼去到任！」素姐道：「你爺兒兩個說的又股子話，我這就不省的。你拿那換的憑來我看看。」

呂祥將憑遞上。素姐接憑在手，當面拆了封皮。何嘗有甚麼文憑在內？剛剛只有一張空白湖廣呈文。呂祥方道：「不消說，這是我小謹慎，走泄了話，弄下的圈套防備我哩！我船上的行李沒替我留下麼？」素姐問道：「沒見說有甚麼船上行李留下。您這都是乾的甚麼神通！」呂祥道：「這爺就不是了。不帶我去罷呀，哄著我京裡差不多住起一個月，盤纏夠三四十兩銀子。我船上的行李可替我留下，怎麼也帶了我的去了？可是扯淡！你京裡另娶不另娶，可是累我腿哩，怕我泄了陶，使人綴住我，連我的衣裳都不給了！」

素姐道：「怎麼是另娶不另娶？你說說我聽。」呂祥道：「爺在京裡另娶了奶奶，另立了家業，合奶奶不相干了。」素姐道：「是怎麼另娶哩？真個麼？是多咎的事？」呂祥道：「多咎的事？生的小叔叔，待中一生日呀。」素姐道：「瞎話呀！這一定是我來了以後的事，怎麼就有勾一生日的孩子？我信不及。你說娶的怎麼個人兒？」呂祥道：「白淨富態，比奶奶不大風流，只比奶奶多個眼合鼻子。」素姐道：「賊砍頭的！我天生的沒鼻子少眼來？他強似我？你說他夠多大年紀了？」呂祥道：「奶奶，你可是瑣碎，你年時沒都見來麼？」素姐說：「搗的甚麼鬼！我那裡見他去？」

呂祥道：「奶奶，你年時到京，你沒先到那裡？你見咱家劉姨合小爺來呀？那個半伙老婆子，是俺爺的丈母，那個年小的，就是另娶的奶奶。那童老娘沒說是他兒媳婦兒麼？這都是奶奶你眼見的。奶奶臨出京，你沒又到了那裡？他鎖著門。可是相太爺恐怕奶奶再去，敗露了事，叫他預先把門鎖了。那房子就是爺使四五百兩銀子買的。聽說奶奶你還到了兵部當富舖裡，那當舖也是爺開的，只吃虧了相太爺外頭攔著，奶奶沒好進去。後頭狄周媳婦合童大妗子都在舖子後頭住著，另做飯吃。」

素姐氣的臉上沒了血色，道象那西湖小說上畫的那個骷髏相兒一般，顫多梭的，問道：「狄周是多咎另娶的媳婦呀？」呂祥道：「狄周沒另娶媳婦呀！」素姐道：「那一年他兩口子去送姓劉的那私窠子，狄周自家回來說他媳婦子死了。他沒死麼？」呂祥道：「他死了甚麼媳婦子！他留下他媳婦子伺候劉姨合小爺，甚麼死！他尋思一窩一塊的，劉姨，小爺，童老娘，奶奶，小叔叔，都一搭裡同住。」素姐道：「呂祥，你當著我叫的那童老娘合那奶奶這們親哩！」呂祥道：「你看！誰不趕著他叫老娘合奶奶，只我叫哩麼！」素姐問說：「人都趕著他叫奶奶，可趕著我叫甚麼呢？」呂祥道：「也沒聽見人叫奶奶甚麼。總然是撩在腦門後頭去了，還叫甚麼呢？除的家倒還是爺提掇提掇叫聲『那咎姓薛的』，或說『那姓薛的歪私窠子』，別也沒人提掇。」素姐又問：「如今那伙私窠子們呢？」

呂祥要甚狄希陳的罪過，不說調羹和童奶奶都還在家，只說：「如今寫了兩隻大官船，兵部裡討的火牌勘合，一家子都往任上去了。丫頭、家人和家媳婦子，也有三四十口人哩。」素姐道：「他可怎麼又替我做的袍，打的帶，張的藍傘，可是怎麼呢？」呂祥道：「奶奶，伶俐的是你，你卻又糊塗了！家裡放著老爺老奶奶的祖墳，爺做官，沒的不到家祭祭祖？既然要回家住幾日，不買點子甚麼哄哄奶奶，爺也得亮亮起身麼？」素姐道：「他既一家子都去罷，可又怎麼下狠的只待纏了我去呢？」呂祥道：「奶奶，你問爺的心裡是真是假。這是『反將計』，奶奶也不知道了？」

素姐道：「你且消停說罷，我這會子待中氣破肚子呀！我可有甚麼拘魂召將的方法，拿了這伙子人來，叫我剝搭一頓，出出我這口氣！那忘恩負義的賤雜種羔子，不消說，我啃他一萬口肉！狄周這翻江祭海的，擰成股子哄我，我還多啃他幾口！情爺兒們新近持了臥單，教打伙子就穿靴。呂祥，你算記算記，他去了這半個多月，咱還趕的上他不？」呂祥道：「怎麼趕不上？我等不趕了去取我的行李，找我的工食麼？」素姐道：「我算記妥著，我也待去哩！」呂祥道：「這有甚麼難算計的事？咱不消順著河崖上去，咱一直的起早，趕到濟寧，問個信兒，他的船要過去了，咱往前趕；要是船還沒到，咱倒迎來。脫不了他有勘合，逢驛支領口糧廩給。只往驛裡打聽，就知是過去沒過去了。」素姐道：「咱拿出主意來，即時就走。你揀兩個快驛喂上，我收拾收拾，咱即時起身。你只扶持著叫我趕上，你的衣裳工食，都在我身上！」

呂祥道：「還有一說：我來家把爺的機密事泄漏了，我又跟奶奶趕了去，奶奶合爺合起氣來，爺不敢尋奶奶，只尋起我來，我可怎麼禁的？」素姐說：「我只一到，先把你的行李合你的工食打發的你來了，我再合他們算帳不遲。」呂祥道：「這還得合那頭老娘說聲，跟個女人才好。」素姐道：「說走就走，不消和他說，除惹的他弟兄們死聲淘氣的，帶著個老婆，還墜腳哩。你快喂頭口，快吃飯，咱今日還趕王舍店宿，明日趕炒米店。你看咱拴上甲馬似的走的風響。」

素姐就只隨身衣服，腰裡扁著幾兩銀子，拿著個被囊。備了兩個騾，合呂祥一個人騎著一個。剛只三日，到了濟寧，尋了下處，走到天仙閣上，問了關夫，知道狄希陳合郭總兵的兩隻座船，從五日前支了廩給過閘南去，將次可到淮安。素姐心忙，也沒得在馬頭所在觀玩景致，柴家老店買胭脂；吃了些飯，餵了頭口，合呂祥從早路逕奔淮安驛裡打聽。又說是五日前兩隻座船，支了人夫廩給，都已應付南行。素姐這追趕興頭，也未免漸漸的懶散；又見那黃河一望無際，焦黃的泥水，山大的浪頭，掀天潑地而來，又未免有十來分害怕。對呂祥道：「河水兇險，差了五六日路，看來是趕他不上，也只得是憑天報應他罷。你去打聽那裡有甚河神廟宇，我要到廟裡燒紙許願，保護他遭風遇浪，折舵翻船，蹄子忘八一齊的餵了丈二長的鮎魚！」

呂祥走去問人，說是東門裡就是金龍四大王的行宮，今日正有人祭賽還願的時候，唱戲樂神，好不熱鬧。呂祥回了素姐的話。素姐甚是喜歡，一來要許願心，二來就觀祭賽；買了紙馬金銀，呂祥提了，跟著尋到金龍大王廟裡。素姐在神前親手拈香，叫呂祥寶爐化紙，素姐倒身下拜，口裡禱告：「上面坐著三位河神老爺：一位是金龍四大王；那兩邊兩位，我也不知是姓張姓李。弟子山東濟南府繡江縣明水鎮住，原籍河南人，姓薛，名喚素姐，嫁與忘恩負義，狗肺狼心，蛆心攪肚，沒仁沒義，狠似魔瀉，惡似秦檜，名字叫狄希陳，小名小陳哥，為正頭妻。弟子與他養娘奉爹，當家把業，早起晚眠，身上那衣，口裡攬食，叫他成了家業，熬出官來。他偷到京師，另娶了老婆，帶著新老婆的丈母合他老子撇下的親娘，坐著船往四川赴任，丟下弟子在家。弟子趕了他這一

路，趕的人困馬乏，百當沒得趕上。河神老爺有靈有聖，百叫百應，叫這伙子強人，翻了船，落了水，做了魚蟹蟹的口糧，弟子專來替三位河神老爺重掛袍，殺白雞白羊祭賽。要是扯了謊，還不上願心，把弟子那個好眼滴了！」

那日正當有人唱戲還願，真是人山人海。因還不曾開戲，人都圍在那裡，都圍了殿門聽素姐禱祝。有得說：「狄希陳可惡，不該停妻娶妻。」有得說：「狄希陳雖然薄倖，為妻的也不該對著神靈咒的這般刻毒。」有得說：「這老婆瞎著個眼，少著個鼻子，嘴象樸刀似的，也斷不是個賢惠的好人。看他敢對著河神老爺這們咒罵漢子，家裡在漢子身上，豈有好的理？不另娶個，撩他在家裡待怎麼？這只是我沒做大王老爺，要是我做著大王老爺呵，我拿的叫他見神見鬼的通說！」素姐也只妝不曾聽見，憑這些人的議論。

將次近午，眾人祭賽過了，會首呈上戲單，闖了一本《魚籃記》。素姐因廟中唱戲，算計要看這半日，回到下處，明日起身回家。叫呂祥問住持的道士賃了一根杌凳，好踹了觀看。背脊靠了殿簷的牌柵，臉朝了南面的戲樓，甚是相意好看的所在。呂祥站在凳旁伺候。

再說這河神的出處，居中坐的那一位，正是金龍四大王，傳說原是金家的兀術四太子。左邊坐的叫是柳將軍，原是個船上的水手；因他在世為人耿直，不作非為，不誣謗好人，所以死後玉皇叫他做了河神。右邊坐的叫是楊將軍，說就是楊六郎的後身。這三位神靈，大凡官府致祭，也還都用豬羊；若是民間祭祀，大者用羊，小者用白毛雄雞。澆奠都用燒酒，每祭都要用戲。

正在唱戲中間，這三位尊神之內，或是金龍大王，或是柳將軍，或是楊將軍，或是柳將軍與楊將軍兩位，或是連金龍大王，都在隊裡附在那或是看戲的人，或是戲子，或是本廟的住持，或是還願的祭主身上，拿了根槓子，沿場舞弄，不歇口用白碗呷那燒酒。問他甚麼休咎，隨口答應，都也不爽。直至戲罷送神，那被附的人倒在地上，出一通身冷汗，昏去許久，方才省轉。問他所以，他一些也不能省說。

這日正唱到包龍圖審問蟹精的時節，素姐就象著了風一般，騰身一躍，跳上戲台，手綽了一根大棍，左旋右轉，口裡呷著燒酒。人有問甚麼事體，隨口就應。自己說是柳將軍，數說素姐平生的過惡，人人切齒。說金龍四大王與楊將軍都替他說分上，央柳將軍別與婦人一般見識。柳將軍說他設心太毒，咒罵親夫，不肯輕恕。這話都從素姐口中說出。

呂祥見素姐被神靈拿倒，在那戲台底下跪了磕頭，替素姐百般討饒。求了半日，不見饒恕，心裡想到：「預支了半年六兩工食，做了一領缸青道袍，一件藍布夾襖，一件但青坐馬，一腰綽藍布袂褲，通共攬計了四兩多銀。如今帶在船上去了，只當是不曾騙得銀子的一般。手中銀錢，又都浪費已盡，回家怎生過得？不如趁這個時候，回到下處，備上兩個騾子，帶了他的被囊，或者還有帶的路費在內，走到他州外府。兩個騾至賤也賣三十兩銀，用四五兩娶一個老婆，別的做了本錢，做個生意，豈不人財兩得？諒他一個女人能那裡去與詞告狀？時不可失，財不可舍！」走回下處，還從容吃了飯，餵了生口，打了飯錢，備了行李。主人家倒也問他那位堂客的去向，他說：「堂客是我的渾家，在大王廟看戲未來，要從廟中起身。」主人也就信以為實。呂祥騎著一個，手裡牽著一個，加上一鞭，欠了欠屁股，把那唐詩套上兩句：

一騎紅塵廚子笑，無人知是「貝戎」來。

素姐在那台上吃燒酒，舞木棍，口裡胡說白道。只等唱完了《魚籃》整戲，又找了一出《十面埋伏》，《千里獨行》，《五關斬將》，然後燒紙送神。素姐方才退神歇手。幸喜女人禁得擺弄，昏了不多一會，也便就省了轉來。一個眼東看西看，走下台來，南尋北尋，那得還有呂祥的蹤影！旁人對他說那神附的光景，與他自己口內說的那從來的過惡，素姐一些不曾記得。呂祥不見，又不記得原尋的下處是甚地方，天色漸漸晚來，算計沒處投奔。旁邊看的人，也都漸次散去。虧不盡內中有一個好人，有名喚是韋美。這韋美詳細問了他的來歷，說道：「你且在這裡殿簷底下坐了等等，或者跟你的那人就來尋找也是有的。若傍晚不來，這是拐了你行李頭口走了。我且回家去看看，將晚我還來看你。若跟你的人畢竟不來，這是逃走無疑。這城裡側近有個尼姑庵，我且送你到那裡存歇，再做區處。」

素姐在殿簷底下呆呆的坐著傻等，看著那日頭往西邊一步步的低去。及至收了日色，推上月輪，那住持說道：「跟你的人如今不來，這是有好幾分逃走的意思。韋施主又不見走來，娘子也就該算計那裡投奔。天氣太晚，不當穩便。」素姐一個草上飛的怪物，到了這個田地，也便束手無策，說道：「剛才那位姓韋的善人，說這側近有個尼姑庵；不然，煩你送我到那邊去，我自然知謝你。」住持道：「我是一個道士，怎好領著個堂客往尼姑庵去？豈不起人的議論？」素姐道：「你先走兩步，前邊引我，到那尼姑庵門口站住，我自己敲門進去。」住持道：「我也卻使不得。你在這廟裡被神附了說話，不知經了幾千的眼目。我在前走，你在後跟，掩得住誰的口嘴？」素姐說：「這天色漸漸晚了，你又不肯送我尼姑庵去，我自己又不認的路徑，沒奈何，這廟中有甚麼清淨的閒房借我一間，暫住一夜，明日再尋去向。」住持道：「房倒盡有，又沒有鋪蓋，又沒有牀凳，怎麼宿得？就只我的房裡窗下是個暖炕，上面是張涼牀。一男一女同房宿歇，成個甚麼嫌疑？讓自己住了，我又沒處存站。你還是請出外去。自己另尋妥當去處。」

素姐疑遲作難的時候，只見韋美提著一個大篋絲燈籠，跟了個十一二歲丫頭，忙忙的來到，問說：「那個堂客去了不曾？」素姐道：「跟我的人，等不將來，正苦沒有投奔。」韋美道：「快請出來，跟了我去。」住持道：「韋施主，你領那裡去向，說個明白。萬一有人尋找，別說是我的廟裡不見了婦人，體面不好。」韋美瞪了眼罵道：「牛鼻子賊道！沒處去，留在你的廟裡罷？有人來找尋的，你領他去尋我便是！」韋美提了燈籠在前，素姐居中，丫頭隨後，轉灣抹角，行不多遠，來到一個去處：

高聳聳一團粉壁，窄小小兩扇朱門。幾株鬆對種門旁，半園竹直穿牆外。金鋪敲響，小尼雛問是何人；玉燭挑明，老居士稱為我儂。慨然讓將進去，且看出甚來。

老尼姑迎到廊下，讓到方丈獻茶。素姐低頭不語。韋美將那從頭徹尾的根由說得詳細，不必煩瑣。說：「素姐是有根莖人家，丈夫見在成都到任。他的山東省會，去我們淮安不遠。你可將他寄養在此，我著人找捉那逃拐的家人，再做道理。捉他不著，我差人到他家裡報信，自然有人來接他。非是不留他到我家去住，他雖然少了鼻子眼睛，也還是個少婦，不當穩便。他身邊有無盤費，不必管他，我著人送菜米來，供他日用，不過依賴你們合他做伴而已。你們若嫌沒人與他做飯，我就留這個帶來的使女，在此伏事做飯亦可。」老尼道：「一個人的飯食，能吃的多少？施主也不消送米，也不消留人伏事。放心叫他只管住著，只等得人來接他為止。」

韋美辭謝了老尼，帶了使女回去。老尼因看韋美的分上，十分相待。叫人炒的麵筋豆腐，蒸的稻米乾飯，當晚飽餐了一頓。老尼就讓他到自己臥房，同榻而睡。素姐跟了候、張兩個道婆，吃齋念佛，講道看經，說因果，講古記，合老尼通著腳，講了半夜，方才睡熟。次早起來，素姐洗過了面，要梳櫛梳頭。老尼道：「這件物事倒少，怎生是好？」只得叫小尼走到韋美家裡，借了一副梳櫛前來。素姐梳洗完畢，在佛前叩了首，口裡喃喃喏喏的念誦。據小尼聽得，都是咒罵人的言詞，學與老尼。那老尼將疑將信，便也不甚快活，卻也仍舊款待。

卻說韋美憑著素姐說的那含糊的下處，體問將去。排門挨次，查問到一個姓姚的人家，叫是姚曲周，說：「昨日曾有一個，這人瞎隻眼，小一個鼻頭，合一個鬼頭蛤蟆眼油脂膩耐的個漢子，下到我家，拴下頭口，放下了兩個被套，忙忙的飯也不吃，都出去，說是往城內金龍四大王廟裡還願去了。待了許久，婦人不見回來，只有那男子來到，吃完飯，喂飽了頭口，打發了我的飯錢，然後備了頭口要走。我問他：『那位堂客怎麼不見？』他說：『那是我的渾家，貪了在大王廟看戲，叫我來備了騾子，到那裡就他起身。』」韋美道：「那是甚麼夫婦，原是主母家人。昨日到大王廟還願，那婦人被柳將軍附在身上，在那裡鬧場。這個人乘空來到你家，拐了騾子，逃走去了。婦人沒了歸落，我只得送他到尼姑庵，住在那裡。」姚曲周道：「這卻費嘴。我因你韋大爺你自己來，我不好瞞你，一五一十實對你說了。若這婦人告起狀來。」牽連著我，衙門受累費錢，且又誤了生意，這怎生了得？」韋

美說：「我既然照管他在尼姑庵裡，我自然叫他不必告狀，斷也不叫連累著你。」姚曲周道：「若韋大爺耽待，我便知感不盡了！」狠命苦留韋美吃酒。

韋美辭了他來，走到尼姑庵內，尋著素姐，說：「曾尋著了你昨日的主人，原來是姚曲周家。他說你是他的妻子，在廟裡合看戲文，叫他回去吃飯喂騾，牽了頭口，就著你廟裡起身。看來這是欺你是個孤身婦女，獨腳螃蟹，自己不能行動，拐了騾子遠方走開去了。你耐心且在這庵中住著，等我轉往各處，替你打聽個下落，設法送你回去。」素姐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恩有重報，我與你認義了兄妹。」韋美道：「何消認義，我自家的姊妹也多得狠在那裡。只因你流落他鄉，沒有投奔，既是遇著了我，落難的人，我怎好不照管你的！」說完，合老尼、素姐作別了家去。即時叫人送了一斗白米，十斤麥面，一瓶醬，一瓶醋，一瓶淮安吃的豆油，一大盒乾菜、豆、醬瓜、醬茄之類，一百買小菜的銅錢，兩擔木柴，叫人送到庵中。老尼一一的收訖。素姐住在尼姑庵內，一日三餐，倒也安穩。老尼又叫他甚麼打坐參禪，禮佛拜懺，卻又容易過的光陰。韋美各處替他打聽，只沒有真實的信音，將近半月期程。後來呂祥不知可曾打聽得著，素姐有無回家，這回不能說盡，再聽下回接說。